

國旗屋飄送幸福味



「作者速寫」潘憲榮，政戰學校六十六年班，曾獲國防部補光文藝銀像獎，著作有《溫馨歲月》等。

前些時候，去桃園忠貞市場逛遊，發現有一家餐廳格外顯眼；整個店面內外掛滿國旗，屋頂幾乎覆蓋在旗海裡；旗幟隨風飄揚，在光影作用下，散發一種難以言喻的美感。這棟布置特別的老房子，就是大家暱稱的「國旗屋」。

店面寫著「老旺米干」，牆外有老閩張老旺的相片和雲南米干的簡介：米干是雲南省年節必備的食物。走進店裡，高朋滿座，牆上掛著菜單，包括大薄片、豌豆粉、涼拌等招牌菜，價廉物美，每一種菜色看起來都很美味。幾乎所有的客人都會點米干，我和內人也不例外，點了米干和小菜，約莫十五分鐘後才有座位。

米干來了，光用看的，都讓人垂涎。我等不及趕緊吃了幾口，「味道真不錯！」米干口味很像客家板條，非常香Q可口，湯頭清淡而不油膩，令人想起老眷村的口感，並散發特殊風味。

看著鄰座一位老先生吃得津津有味，我主動和他打招呼，並閒聊幾句，「我每星期都要來兩、三次，感覺真好！」這位伯伯是來自雲南的老兵，身體非常硬朗，他開心地告訴我，這家餐廳的口味非常道地，很有家鄉的味道，讓人回味無窮，說完豎起大拇指比個「讚」！看著他一臉滿足，可感受到盪漾在

他心中的小確幸；對他而言，這些家鄉料理，也許不只是美食，更是縈繞心頭、難以忘懷的記憶吧！一個人歷經顛沛流離，總會對家鄉美食有一種特別的情感。

除了品嘗美味，室內的布置也耐人尋味，天花板掛滿小國旗，而且排列整齊；牆上掛有名人來訪的相片，最引人矚目的是寫著國旗屋的由來，「民國三十八至四十四年跟隨父親在緬甸打游擊，上無支援下無糧草，彈盡援絕即將瓦解時，母親特製國旗一面，父親指揮部隊掌握自如。民國四十二年奉令來臺，父親去世時，我們在箱底發現那面染有血跡的國旗！」言簡意賅的敘述來龍去脈，融入對先人的懷念和對國旗深厚的情誼。

老闆真是有心人呀！「愛國旗，讓國旗在這塊土地上飄揚！」是滇緬孤軍後代張老旺一生不悔的承諾，他平時省吃儉用，但買國旗絕不手軟，至今已購置數萬幅國旗，還號召民眾舉辦多次升旗典禮，傳為鄉里美談。

走出戶外，右邊的白牆上，中間掛著一面大國旗，左右兩邊寫著「國旗至上，不分黨派；我愛國旗，不分族群。」每個人在國旗前拍照時，臉上都掛著燦爛的笑容。「是的，國旗是國家的象徵，能自由自在擁有它，就是一種幸福！」

國旗屋，除了提供可口美食之外，依稀傳遞著深沉的意涵。國旗、老屋、美食，連結成街角最美麗的景致，讓人難以忘懷。

幾百面在發揚的美，國旗隨風飄揚，散發出難以言喻的感染力。（圖片提供／潘憲榮）

「作者速寫」孫晉福，民國二十一年生，海軍下士退伍。

「晚風輕拂澎湖灣，白浪逐沙灘……」我喜歡「外婆的澎湖灣」這首歌，回想我的軍旅生涯曾經有一段穿梭澎湖、金門，難以忘懷的時光，如今雖逾一甲子，當年的種種仍在腦海迴盪。

民國四十二年，我服役海軍第二巡防艦隊，駐守澎湖測天島，當年的巡防艦隊船少船小，卻任務繁重，美其名是巡防艦隊，巡防艇與今日

的巡防艦相比，可說是小巫見大巫。這批捍衛澎湖安全的砲艇，除了巡防澎湖海域，還定期扛起金門的防務，曾立下不少汗馬功勞，是保衛臺灣不可或缺的重力，居功厥偉。

以我艦來說，長三十二公尺，寬六點七公尺，面積僅約六十八坪，艦上編制官兵四十四人，全體官兵的工作崗位及日常生活都擠在這彈丸大小的船上。「空間之擁擠，任務之繁忙」，不言而喻。砲艇的兵廁，臨時安裝在船尾外，稍不慎就可能失足落海，但

官兵念在國難當頭，從未叫苦。當海軍的特點就是工作和生活一體，當年的同袍除少數有眷，會經年牽掛家人外，其他的官兵都是往左營，相依為命。記得某日要前往左營，當時風和日麗，但出海後卻波濤洶湧，船身搖晃不定。某位夥伴想回家給愛妻一個亮麗的面孔，急著在甲板上修面刮鬍鬚，一不留神把嘴邊刮破，流血不止，令人十分心疼。

我在砲艇主管電信，位階低，但堅守崗位，一切奉命行事。印象最

四海起雄風 陸戰隊歌腦海縈迴

「作者速寫」廖軍玉，榮譽。

一早到榮總看病，總覺得等候門診的時間很漫長，只好到餐廳喝咖啡、消磨時間。我信手滑了手機，找到一首少有人會唱的軍歌，歌詞簡潔有力，描述海軍陸戰隊健兒在沙場勇猛奮戰。

眼前來了位陌生青年，眼神帶著些許好奇，笑問：「阿姨，請問妳聽的是軍歌嗎？我好像沒聽過。」我回他：「這是海軍陸戰隊隊歌。」他好奇心驅使，也沒問那個人是否，就坐到我旁邊，一起聆聽這首雄赳赳、氣昂昂的軍歌。

我解釋「為海軍收戰果，為陸軍作先鋒」：如果你看過搶救雷恩大兵的電影，片頭有一群軍人搶灘陣亡，仍有很多同袍前仆後繼，指的就是海軍陸戰隊，在衝鋒陷陣時，「海陸」永遠當先鋒。

他們乘著海軍水陸兩用戰車登陸，首先面對敵軍猛烈的砲火攻擊，卻迅雷不及掩耳的搶灘，建立接踵而來的陸軍部隊使用的灘頭堡。即便被敵軍無情的砲彈打得傷亡慘重，心中只有一個信念：「堅定意志，奮力向前。」根本無暇顧及身旁的同袍安危。接著海陸健兒在海軍艦砲掩護下，快速深入敵軍陣營，再建立陸軍部隊的指揮所。

「水上策飛馬，灘頭建奇功，男兒壯志最豪雄。」說的是海陸健兒不論在任何艱鉅的戰場，憑藉強健的身軀和意志作戰，從不軟弱退縮，以身為海軍陸戰隊隊員為榮。

說著，說著，眼前浮現戰爭紀錄片裡，那些只穿一條短褲，赤裸上身跟敵人死命拚搏的鏡頭，耳際似乎傳出激烈的戰鬥聲，我抬頭看那個年輕人，他好像意猶未盡，對下一段歌詞頗感興趣。我附和著他，跟著說下去，不知不覺身旁又湊過來幾位年輕朋友，我繼續告訴他們，「高揚青天白日滿地紅，四海起雄風！」代表陸戰健兒為守護家園，不怕犧牲，他們心中有信仰，那就是保國衛民，讓百姓安居樂業。所謂的軍人魂，就是忠誠、勇敢，不怕艱難。

歌聲暫停時，一位年輕人說：「我幾年前去服役服役，曾看到部隊在徵召陸戰隊士官，但家人說那很辛苦，不同意我加入，我也覺得部隊不自由而打消念頭。」我說：「是啊！部隊是比較辛苦，早晚點名，操練戰技，演習、救災、值勤留守，甚至家人生病往往無法陪伴在側；

若是發生戰爭，軍人必須誓死抗敵，心中只有國家，沒有個人家庭。

年輕人問：「阿姨，妳是退伍軍人嗎？不然怎麼了解部隊？」我笑笑告訴他們，我是軍眷，丈夫中校退伍。他們興致來了，竟然請我再放一次這首歌；就在餐廳跟著唱唱起來。

最後我說了陸戰隊的口號：「永遠忠誠，不怕苦，不怕難，不怕死！」二日陸戰隊，終身陸戰隊。」年輕朋友離去後，軍歌仍縈迴腦海。

再聽一次這振奮人心的軍歌吧！若換成空軍軍歌如何？凌雲御風去，報國把志伸……

「作者速寫」涂華楷，民國六十年少校退伍。

我生性不敏，以「平生無大志，安分度溫飽」自勵自勉，也以此提示子女。時光荏苒，不論酸澀苦辣，崎嶇與坦途均已度過，浪跡天涯，虛度八五春，真是「韶光如流水，八五亦蹉跎」。

我自幼家貧，難以度日，本想當志願兵改善家計，詎料時局變化，家人海峽兩岸相思四十一年，探親時皆已人物全非！

我出生於貧瘠農村，祖父年代人口較少，幾塊梯田的收成勉可糊口。分家後，父親分得少許梯田，經年仍需兼做木匠貼補家計，由於收入微薄，一家五口難以溫飽，連帶也影響我的升學之路。

民國三十八年春，局勢混亂，共軍尚未解放福建，但已人心惶惶，適家叔宗謙公於德化縣成立志願招募連，號稱「建軍」保衛福建，每名壯丁分發三十擔稻穀做為安家費，以當時我的家境，不用三十擔，只要十擔即可改善家計。所以在不滿十七歲、學業未竟時，便毅然投軍從戎。

同年七月部隊由惠安轉進金門，本連亦改編為獨立四十四師一二〇團通信連。十月二十五日共軍攻打古寧頭，我有幸參與傳達訊息。是役共軍戰敗，除多數死亡外，被俘數千人，

憶巡防艇駐守澎全歲月



深刻的，一次，是在艇上不慎把心愛的口琴失手滑落海底。有關港口的價值，有時去馬公港十二號碼頭，監視可疑船隻，尤其是宵禁後還在行駛者。最難挨的是冬季，飛沙走石打在臉上疼痛不已。

關於環島巡邏方面，航線沿測天島基地、大嶼（七美嶼）、花嶼、回測天島基地。不時也駛往虎井、望安、將軍澳嶼、八罩島、桶盤嶼、虎井嶼等，艇長與有關人員曾上岸出任務，在這些島嶼留下足跡，偶爾夜泊漁港碼頭大啖海鮮，二兩天後就返回基地。

有時天候突變，風急浪高，船首鑽進浪堆，浪頭越過駕駛臺，致車葉空新。

轉、船身顛抖、左擺右晃，甚至船舷貼在水面，「這種情景惟有有經驗的人才可享受到」。慶幸我們有位老舵工，可順勢操舵，化險為夷。遺憾的是廚工老陳，每逢巨浪必定吐得人仰馬翻，不暈船的人只好嚼乾糧啦。

往後每三個月就有兩艘砲艇去駐防金門，停泊水頭碼頭，勤務規律，每晚駛至古寧頭海域警戒，以防共軍的水鬼摸上船，至黎明才返回。有時出特別任務，搭載情治人員去大陸沿海找船民蒐集情報。也曾深夜到廈門附近接送敵後情報人員，任務緊張刺激。

憶起澎全軍旅生涯，懷念歷久彌新。

「榮光副刊」歡迎榮民眷投稿，字數限一五〇〇字內，相片請附說明，並註明「姓名、電話、戶籍、通訊地址和作者簡介」，本刊保有刪修權，如經採用，稿酬從優。打字稿及數位照片請以E-mail傳：michar.tiang@ctee.com.tw，手寫稿件請郵寄臺北中區郵局第三三〇三號五樓「榮光雙周刊編輯部」收。

獲採用作品將同時刊登於榮光雙周刊及電子報（http://epaper.voc.gov.tw/index.htm），或納編於輔導會專書，或授權轉載。洽詢專線：〇二一三三三〇八六二。（來稿恕不退件，投稿請自留底稿）

十一月一日由本師押運回臺，經嚴格考訓後，分別編入各部隊再服役。

部隊亦兩度輪調駐防金門，參與了民國四十三年九三砲戰，四十八年的六一七、六一九砲戰，惟遺憾未及參與四十七年八二三戰役，因當年七月我部進入桃園基地整備三個月。民國五十年回臺，調任陸軍第一士官學校政戰部行政官。五十一年又調任國防部情報局營務官、安全官、特派官等職，於六十年二月退伍。

因解甲無田歸，只得參加考試院六十年乙等稅務行政及六十二年乙等普通行政特種考試，及格後參加職前訓練半年，後由行政院分發至稅務機關，擔任稅務員、股長等職。至八十五年七月屆齡退休後，以餘力擔任六個機關的志工。

政府開放大陸探親後，我雖具榮民資格，但因擔任公職仍受限制，無法如願。兩年間，鄉親陸續探視返臺，弟妹一再催促，燃起我思鄉之情，甘冒違規受罰之不韙，於七十九年三月間首次偕妻經香港進入大陸，再由廈門轉德化故鄉。

回鄉雖與手足見面，惟雙親已逝，景色依舊，人物全非，令人不勝唏噓！留鄉期間，親友均暢談至深夜。後懷著依依不捨的心情，暫別親人回臺。誠如平弟贈言：「憶昔韶華遠桑梓，如今年老思故鄉。」正是亂世心中錯綜複雜的寫照。

驀然回首 心有戚戚焉

因解甲無田歸，只得參加考試院六十年乙等稅務行政及六十二年乙等普通行政特種考試，及格後參加職前訓練半年，後由行政院分發至稅務機關，擔任稅務員、股長等職。至八十五年七月屆齡退休後，以餘力擔任六個機關的志工。

政府開放大陸探親後，我雖具榮民資格，但因擔任公職仍受限制，無法如願。兩年間，鄉親陸續探視返臺，弟妹一再催促，燃起我思鄉之情，甘冒違規受罰之不韙，於七十九年三月間首次偕妻經香港進入大陸，再由廈門轉德化故鄉。

回鄉雖與手足見面，惟雙親已逝，景色依舊，人物全非，令人不勝唏噓！留鄉期間，親友均暢談至深夜。後懷著依依不捨的心情，暫別親人回臺。誠如平弟贈言：「憶昔韶華遠桑梓，如今年老思故鄉。」正是亂世心中錯綜複雜的寫照。